

T5236

.034M

2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2 1953

文選

二十五

史論
史述贊

卷三十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
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 良曰贊亦 論之通稱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雀 善曰李奇漢書註云漸進也鴻一
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

言此日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
之志 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

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
遠迹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善曰漢書曰公孫弘

少時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

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十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年致千餘頭上拜為

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註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

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

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車蒲輪徵

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齊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

及如前入不能羣士慕響異人並出上式拔於及也

芻牧弘羊擢於賈豎善同良注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

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也

於降虜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

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

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馬斯亦曩時

肥好上拜為馬監翰曰虜獲也

板築飯牛之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曰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明已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

尚書一篇擢篤行則石建石慶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

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

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上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

有筭可罷濟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上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

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

迎天下賢士定令則趙禹張湯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繫文章則司馬人至中大夫繫音郤

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善曰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

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倖黷

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應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

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善曰漢書曰落下閔與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閔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閔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

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閔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

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桑弘羊以心計

奉使則張騫蘇武善曰漢書曰張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

徙武北海上武持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

乃還拜為典屬國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

也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

匈奴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日磾亦曰臣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

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

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

繼脩大業謂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

脩武帝故事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

易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

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脩齊書同善註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

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善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

名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黃霸王成龔遂字少卿宣帝

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

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稚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在職平直而有聲譽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於武帝時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

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善銑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善曰尚書曰俟天休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也并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向曰俟待謝

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

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

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濟曰言故古

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立不同也

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

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

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鴻

黃世及以一五臣本作壹民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

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翰曰世及謂父子

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人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

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

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齊各因其

日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善曰運而天下隨時五臣本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

日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逐運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

也言古者敬其事則無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

用其終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

日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

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

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豈人事乎其天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

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特懿任文學掾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

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驅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馳三世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翰曰

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性
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

物而知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
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
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

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故賢愚咸懷小
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

大畢力善曰漢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

力向曰懷
來畢盡也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秦於行

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
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
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

以州秦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詣宣王

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齊曰隙卑

細貌艾善武而秦善文言宣故能西擒善本不

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

孟達東舉公孫淵善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
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

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

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良內夷曹爽外襲

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

王陵善曰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
政爽橫恣曰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

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

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

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

彭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

之京都飲藥而

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善曰楊雄

死連珠曰兼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征伐四克也銑曰神略言智如神斷決也四克謂克

於四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

大權成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善曰漢書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濟曰諸葛

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

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

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善曰于寶晉紀曰世

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

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

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繼

業謂相繼以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善曰于寶晉

成帝業者也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

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

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

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

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

軍諸葛誕貳于扶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

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向曰潛

也幾徵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

兆見也前烈善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王曰公劉

前烈克篤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震

動咸皆也言皆黜異心圖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謀之人以明前帝之業也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然後推轂鍾鄧長驅

庸蜀

善曰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

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

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

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戰

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

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

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

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

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

平江關白水比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

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觀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

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

天符善本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記耿純

可知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善曰于寶

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

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銑曰非常之禮謂加

九錫也備物

謂祭器之物

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

何

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

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

周公伊尹也

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世祖武帝也

尚書考靈耀曰建

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濟曰享

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

位

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

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良曰正位天子

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

上以厚下安宅毛詩序曰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剝

子論語曰君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

和而不同韋

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

和而不同韋

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

和而不同韋

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善曰論語曰君

和而不同韋

昭國語註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栗斷猶決也翰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

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銑曰言人皆歌誅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

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向曰聿循脩治也言武帝脩先祖欲伐吳之志思和

戰國之艱腹心不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苦輯和也

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賈充以為不便也而獨五臣無納羊祜之策

以從五臣為衆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剋可以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欒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故至於咸寧之末

遂排善本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于寶晉紀

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落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年

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

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都賦註曰三峽巴東

未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

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銑役不二時江湘五

日三峽山名桂陽郡名

作來同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

湖

文選四九卷

七

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觀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夷吳蜀之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莫

不歸義其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濟曰夷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

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太康之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良曰

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

平故云同文同軌也

旅草舍外閭不閉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

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

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民相遇者

五臣無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

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向曰雖太平未

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

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

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

后廢黜。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

揚氏于末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

為惠帝母。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

之變。善曰于寶晉紀曰太子太傅于孟觀知中宮

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

廷尉瑋以矯詔伏誅。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伯

實沈之郤歲構。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

二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閔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

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閔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

言諸王兄弟歲構卻如閔伯。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

之禍日有。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之

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汚。至乃易天子以太

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謚。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

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

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傳

見德唯戮是聞。良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曰善

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曰善

莊子曰施不及三王天下大駭矣下有盜跖上有曾史翰曰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夏桀盜跖之惡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

赴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兒誤

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

之士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銑曰成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無能明之者欲為忠直論其毀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紀

言輕薄小人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夜蟲

之赴火矣內外混淆廢官失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廢官乃和向名實友

曰混同淆亂廢舉也失才失賢才也

錯天綱善本解紐善曰管子曰循名而案實安

曰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綱維也紐束也解束謂失綱紀也國政迭移

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

門無結草之固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

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而顛仆良曰迭更也言亂人疆者更執國政天子

禁兵不得自專言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如結草以欄閔人李辰石冰

傾之於荆揚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

西征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翰

曰李辰石冰二人晉末掠揚州刺史陳徽起兵為亂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董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

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銑曰劉淵以離石

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

攻青州撓亂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山陵無所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

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

蒙塵於平陽矣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

粲所破化成丘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

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

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

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

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

也言晉亡在於此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

能救之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也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善曰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

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詔淵領北部都尉翰曰素習

散吏謂無所主當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

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善曰曾子曰

雖相歡後必相咋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

戰國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善本無芥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

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

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

楚如拾遺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

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將相侯王連頭受戮

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

祿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

戎卒豈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后嬪妃主虜辱於

王模出降以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夫天下

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

常也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

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利害相臻循循環之無端銑曰大器天子之若積水于防燎火于

其常勢善本原未嘗寧靜

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

善曰左氏

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

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 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 向曰言

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

不亡者蒙先人 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

道德以維持也

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國未可量也 濟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季

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

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故聽之所以識安危也

姜嫄而天命

五臣作下

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曰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

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 故其詩

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

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

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

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 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

之教皆於后稷而得中

胎家室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

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

改封於郃就其家室無變更也 銑曰實是也

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大成孰也郃后稷舊居堯以有至于公劉遭狄

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狄

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

糧于橐託于囊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

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向曰

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不忍使與鬪乃棄

郃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橐陟則在嶽復降在

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

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

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

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

或下原反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

覆重苦也

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太王王

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故其詩曰來

姓與戎狄鬪也杖策猶拄杖也

朝走馬率善本西水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

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

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

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

率循也滸水涯岐下岐山之下

周民從而思之

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善曰毛萇詩

傳曰古公處

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

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

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善曰新序曰太王置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

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每勞來而安

五倍其初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集之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

之勞來撫養也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

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

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良曰慰安止

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以至於王

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

日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

季太王之子也貊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

善曰

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善曰新序曰太王置父止

於岐下百姓扶老攜幼隨

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

每勞來而安

五倍其初

向曰言所從者漸多

集之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

之勞來撫養也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

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

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良曰慰安止

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

以至於王

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季能貊其德音

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

日度貊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貊

善曰

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顯著也

銑曰克能類善也言能明能

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

載始錫賜

也

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

善曰毛詩

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

命言新者美之也

向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

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善曰毛詩大雅

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

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

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向曰翼翼恭敬貌

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

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向曰翼翼恭敬貌

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

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向曰翼翼恭敬貌

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

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向曰翼翼恭敬貌

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

以成其福祿善本也善曰毛詩行葦序文良

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而

其善本后妃善本躬行四教善曰禮記曰古婦人

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莫大於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

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善曰毛詩葛覃

也單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煩辱謂脩女功之事以教天下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毛詩大雅文

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又能為正治於家邦向曰刑法也寡妻嫡妻

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是以漢濱之女守

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曰

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

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兔置

施于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鄭玄曰亦言故

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潔白純一之德

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

天保詩篇名以上下諸詩也內謂諸侯也於是

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於是

五臣本無是字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善曰琴操

曰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銑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

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向曰著明也大武武王樂也容盛

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也 齊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陳列也謂列先祖

之德於詩也農謂播殖之事女工謂澣濯煩辱也

故自后稷之始基靜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闢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后稷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

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理天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

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

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

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

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

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五臣作人立政者其揆一也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

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

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

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

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齊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受遺輔政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

卿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良同善註言齊王不明不得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

太甲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

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

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

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

期不暇待三善作分八百之會也善曰二祖景

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與兵

而會諸侯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

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

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

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

為宗而黜六經善曰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

少有說事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

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談者以虛薄為辯

而賤名檢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

善本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行身

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行身

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

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也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進仕者以苟得為

貴而鄙居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尋文謹案

目以蘭薰之器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

是以目三公以蕭杙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善曰于寶晉紀云言君上

之議虛談也蕭杙未詳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杙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

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咸每糾邪正皆謂

之俗吏善曰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

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

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

道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

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此之人皆負

海內重名也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者蓋共嗤黜五臣作黜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
說文曰詬恥也 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
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如灰塵取之以為病者

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官者為身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齊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知其實也慝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

為官者但擇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柏寬鹽鐵論
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良曰秉執鈞

平軸重也言執權平國家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

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
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

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 悠悠風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趨進

塵昏奔競之士五臣無士字善曰孔安國論語

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向
曰悠悠遠貌風塵喻穢俗也言久遠以來悉皆

奔競 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

勢利 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銑
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子真著

崇讓而莫之省善曰于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

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
良曰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

班而不得用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

駁

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

長虞數直筆而不

能糾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勁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

見從

銑曰傅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櫛

織絰金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

漱櫛絰笄織絰見下句

何曰櫛梳也

未嘗知

女工絲枲

胥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

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絰組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

議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

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特

謂弗欽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

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父兄不弗

善作之罪也天下莫之

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

佐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鮑女宗曰

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况責脩德行以輔佐

君子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者乎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

契如水斯積而决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

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銑曰鑿契箕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

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决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

先顛其此之謂乎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向曰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教崩弛之所由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

濟曰阮籍放蕩不依禮法代以為為察吏純賈充

之事五臣作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充饗眾官庾純

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

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良考平吳之

功而善無而字知將帥之不讓善曰于寶晉紀曰王

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具錦翰

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思郭欽之謀而

悟戎狄之有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銑曰無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釁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于寶晉紀傳玄上書

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

曰魏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

曰魏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

以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傳咸之奏

錢神之論而知寵賂之彰善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傳咸上書曰臣

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郛大鼎于宋臧哀伯

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齊曰核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民風國勢

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善曰賈誼過秦篇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年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

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范燹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

痛哭善曰左氏傳曰范燹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又况我惠帝以蕩善曰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故賈后

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

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寶晉紀曰賈

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戟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賈午

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

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

妹也相助為妬忌姪亂事也言晉室不懷帝承

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懷帝承

亂善有得位羈於疆臣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愍帝奔播之後徒

羈束也疆臣謂東海王越也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主業

廁其虛名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主業

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翰曰洛陽館覆秦主業

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

長安也言徒廁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

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

世者廣雅曰命名也銑曰去然懷帝初載嘉

禾生于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望氣者又

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

云豫章有天子氣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

曰望氣者謂占濟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透興透廢能者用事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

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遜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

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醜殺賈后帝詔謚通為

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

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

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

單立穎為皇太子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

王周扣攻周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顒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

敗走遂誅之 翰曰 言此數 而懷帝以

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戮豈非命也

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子弟皇帝崩太子弟即位

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 劉向之五臣 讖云滅亡之後

有少而善作 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

乃得善有 朋按愍帝蓋秦主之子善有 得位於

長安善本又有 固秦地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銑曰讖驗也

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 而西以南陽

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

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上諱業故改

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

極不建禍辱及身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

也向曰徵祥謂讖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豈上

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五臣作也字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濟曰帝天也言豈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

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弘道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集于中宗元皇帝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

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晉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翰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作以女御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二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

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

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

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

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

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

布務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善曰毛詩曰靜女其

事也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濟曰皇后有女史之官彤管赤

管

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善曰列女傳

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

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無駟

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環玉有環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

者而教訓之環珮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玉為之以節行步

而不淫其色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窈思賢才翰曰后妃之德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哀思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

也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典論

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銑曰皇后主陰政也內則禮篇名主教婦人法

也則閨房肅雍險詖善本作不行者也善曰毛詩

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向曰肅敬雍和也險

詖謂不行險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

姜氏請讐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

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

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

簪珥待罪於末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

諷刺后君讐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

以刺王宣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末巷曰妾不才

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善

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

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

章別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

齊桓公

徐麻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

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

虧孝公奔宋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

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
 手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
 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銑曰驪姬戎人
 之女元 終於五子作亂家嗣構屯 善曰五子齊
 大也 晉太子也 向曰五子齊相公五子也相公死
 五子爭立為亂家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
 新城自縊也豕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
 長蓬遇屯難也 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
 也 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
 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
 大明暗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
 之節

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

國爵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

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

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

馬 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

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

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

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 善
 之號 書傳曰釐理也 翰曰漢 高祖帷薄不脩孝文
 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 衽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
 者大臣坐汚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汚穢曰
 惟薄不修漢書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柏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註曰在席單席銑曰惟薄謂闈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在席也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玩華

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

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

妤姪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妖倖毀政之符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齊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

亂國之迹者前漢史詳悉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善曰漢

曰漢興斲雕為園斲雕為朴良六宮稱號唯

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

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

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

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善

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

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潔有法相者載

入後宮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取也詳審淑
善哲智也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

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

謂矯其弊矣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銑曰令善閫門限也

言后妃之權無沉溺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向使因設外

戚之禁編著甲令善曰如淳漢書註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向曰謂因明

帝之法編為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後謀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善曰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

姜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故孝章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

以下漸用色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炟丁

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帝之特漸以色與寵幸也恩隆好合遂忘清蠹

自古雖主幼時難善作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

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善曰重器神器也銑曰

好合謂志意合也濇穢蠹蟲唯秦芊爾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

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

富富於王家魏人范睢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

也秦姓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

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

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

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

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

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

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

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

詔卒見亡滅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

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纒繼於固犴

之下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纒繼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

孩童小兒也言皆貪父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

敗速至纒繞也纒墨索也繼孽也固犴獄名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

赴蹈不息焦爛為期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

胤商貨繼路密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衣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

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史記作陵遲漢書

表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

所嘆略同一揆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毛萇曰滅威也尚書曰古人

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故考列五臣

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乎善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之事正號謂嫡后其以恩私

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

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繼西

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

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

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

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

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永玉堂重校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

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擘脩漢書作此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

輔君治化者也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然威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向曰威皆也言二十八稱為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也濟曰稱為佐命者亦

是有志操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揚肇

誅曰茂績惟嘉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然

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

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

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

之材多不兼備故不用

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五臣本通矣善曰

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公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

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

賢兼通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

皆武人屈五臣本起亦有驚繒屠五臣本狗輕

猾之徒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敗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穎陰至丞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向曰翼輔崛特也

敗也猶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

也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故勢

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

見殖戮五臣本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

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

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

也殖醢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遂使縉五臣本紳道塞賢能蔽壅善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

瓚曰縉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至武帝皆以勳臣為宰輔摺紳

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下多抱關之怨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其懷道無聞

關為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善曰論語陽貨謂孔

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

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向曰言懷道德

委棄草澤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善

者多也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

謂矯枉過其正也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

前漢不任賢能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

存其直曲之意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五臣本有特進朝請而

不過二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

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

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孟康漢

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

而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法之中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也言取功

武政平法明得刑法之中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也言取功其傷而任之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

其傷而任之何者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情則違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

撓從木情則違廢禁典善曰范曄後漢書第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向曰喪傷撓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

列於朝即趙戮相仍故云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

任則衆意不滿中半並不得不校其勝否即列其政之弊則不遠矣

事相權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

弊權輕重於是其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濟曰校考否惡

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善曰漢書曰程方進為相峻文深詁

中傷者尤多

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

人之建武之世

善曰建武光武年號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

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顛上

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

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

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昔留侯

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五臣本有而字郭伋亦議臣

本作

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銑曰留侯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僂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為

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

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

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

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

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

授其任則易開沒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

永平中顯宗

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善曰顯宗明帝范曄後漢書曰

王常字頽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

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向合三十二人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

故依其善本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次

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宦者傳論

善曰宦者養也養閹人使其君宮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

故集為傳論良曰周以為閹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

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

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

禁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曰中門於外內為中銑曰備數也謂周

禮云奄十人閹十人奄守門者寺侍人掌女宮

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向曰寺人亦奄屬戒戒令也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路寢也濟曰

王之正內謂路寢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閹尹

五人周制之數也

審門閭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閭尹主領閭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

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識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

良曰閭尹閭官也問亦門也審謹

閉之者順冬氣也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善曰

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巷伯宮中閹官也幽王聽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

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

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又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

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

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

蘇有功於楚晉

善曰左氏傳曰呂卻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見

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

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

新序曰楚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

向曰景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

曰繆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入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繆相如可使

齊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繆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

是著功也 庸功也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

人內闈宦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刁並音稠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良曰弊惡也 漢興仍襲

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

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

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為天子給使於殿省

之上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

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

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

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

宦豎傳近房卧之內交錯婦人 文帝時有趙談

之問 銑曰謁者宦人之官 文帝時有趙談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

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 帝數宴

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

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

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

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

有所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蕭益積帝德焉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

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比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銑曰

望之自殺堪被廢不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

不復雜調他士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也向曰他士外人也

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

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恣國柄有威力於天下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善曰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註曰省中

本為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良曰言和

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閹宦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謀誅

之慙惡也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

惡則憲也

是中官始盛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

執眾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翰宮卿則大長秋也

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

善曰延平

委用

漸大而其負數稍增

善本作其

中常侍至有十

入小黃門

五臣

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

署之職

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

鄧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善曰立廢帝太后臨朝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

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官

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闈故不得不委用閹人以通國命

口含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

之隆祚

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

也言皆出於黃門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五臣本

閹

五臣本

之任也

善曰漢書曰掖庭入丞又曰

永巷則曰永巷僕射

銑曰宦者本掖庭閹

房使役人而今皆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

宮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柏之策

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
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
大長秋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
人具瑗魏郡人左館河南人唐衡潁川人相
呼超館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
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
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
館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
封故俗謂之五侯
迹因公正恩固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善曰屏氣言恐懼
也論語曰屏氣似
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
之莫不屏氣
良曰言内外之官懼閹宦之威
皆屏氣
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
而恐

之畫復興於當今
翰曰伊尹霍光
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
皆謀畫之臣閹宦
之屬自稱同也
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

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善作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銑
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
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
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

者布滿宮闈
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冠編焉長
劔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
金其樂不可量也李執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
長劔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

其反
茅分虎南向臣民者蓋以十數
善曰尚
書緯曰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濟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府署第館基善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十數人

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臣五

本作物 音刃 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

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

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 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閹人親屬紈紈也縠紗也冰者嬌媵媵媛侍兒如冰之絜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宿有妃媵

媵御焉杜預曰妃媵貴者也漢書曰初袁盎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

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 良曰

媵媛媵御也侍兒侍婢也 狗馬飾彫文土木被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緹啼繡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

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 翰曰皆剝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

割萌黎競恣五臣本作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氓黎恣極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五臣本身無皆字

熏子以自銜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

古者腐刑必薰合之 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

闈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刑體同弊相濟故

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

多也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韋昭國

曰棲劉駒駘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

禽韓詩曰諛言緣間而起濟曰蠹亦敗也殫

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闈雖

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諛言動亂於國

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善

尚書曰予則孛戮汝良曰憤怨也奮發因復

謂出怒言也孛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

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

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

二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即

黨人也即可其奏翰曰考謂捶擊也鉤凡稱

謂鉤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

善士莫不罹五臣本作難被災毒善曰相子新論曰

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銑曰離逢

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闈黨皆加其災

也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蹏怨協羣英

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

乎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

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竇武

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

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

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威親踟躕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
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

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張驥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
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殖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

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揔盡初袁紹起義兵誅
董卓斬趙忠捕宦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善曰
官無少長悉斬之史記

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今
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闔宦之暴而自為
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謂不可及於政道也

弱善同翰註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
以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
遂立相帝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善曰尚書曰寧
是昏弱者

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
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
皆喻帝位也遷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
謂移禪於魏也

然矣五臣無矣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
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闔
官得位亦以闔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論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
無名王侯不能臣榮
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註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善曰易曰良下乾上遯
豕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遜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遜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遜之時義

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良曰事

謂幽寂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善曰穎陽之高論語

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穎水之陽良曰許由逃於武盡美矣終全孤

穎陽而堯不能屈其志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竹之潔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

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銑曰自茲以降

謂以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向曰謂迴迹避濁代以全

至道也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

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

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

猶操也濟曰鎮壓躁動圖謀然觀五臣本其

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善曰莊子曰舜

其心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

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

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樵悴謂拮据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 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耿介之性也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

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

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耻以救人雖三

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

隱逸之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善曰論語曰長沮桀

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 銑曰適

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著 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

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向曰硜硜然然而蟬蛻

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然而蟬蛻

臨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

濟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

巧以逐淨利者乎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

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淨利榮華也言去躑俗之人共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事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

士之蘊藉慈義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

穎曰謂寬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奪也向

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然而去之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

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

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

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銑曰適

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著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

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曰硜硜然而蟬蛻稅

豈

臨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善曰淮南子曰蟬飲齊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巧以逐淨利者乎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

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躡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

事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翰曰荀卿子隱者也驕輕也言重內者則輕外物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

士之蘊藉善曰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義憤甚矣善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

穎曰謂寬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奪也向

曰蘊藉寬和貌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而去之者蓋

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

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灑池

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

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

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

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濟同羣方咸遂志士懷仁善曰郭象莊子註曰善註羣方失論

斯固所謂舉逸民善本則天下

歸心者乎善曰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

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善曰

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也邪孽謂閹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羞耻也列行列也

中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同夫作者列

亦失其順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中之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

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

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善同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

於下以叙文章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

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註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

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銑曰靈異也迭更愠恨也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善曰鹿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濟曰六義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長 良曰虞舜夏禹也親見也受氣懷靈謂人

也理人理也言人 理古今無異也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也理人理也言人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也理人理也言人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也理人理也言人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也理人理也言人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也理人理也言人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

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

也理人理也言人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怨刺之

詩隨其風流

彌加明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 謂美聲

六

善曰鹿

濟曰六義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受形有短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風之散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 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謂美聲 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

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

今遺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何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文章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異軌同奔述堯舜迥相師祖良曰軌述

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雖清辭麗曲善曰賈逵國語註曰時發乎蕪穢也累猶負也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善曰賈逵國語註曰若夫平子善曰平子張衡字艷發文

以情變絕唱高蹤善曰平子張衡字又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美無能繼其音響

王咸蓄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

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

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也

甫乃以情緯物善

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無以文被質善曰鄭玄周禮註曰甫始也言始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

並標能擅美獨映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

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其飈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

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飈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法也

良曰

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徒以賞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變也言祖述雖同但以賞

好者異故隨製作而變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

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向曰

元康晉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之秀特

獨也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縛旨星稠繁文綺

合善曰論衡曰德弭盛者文弭縟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

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

濟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縟繁飾也

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良曰高韻謂應場陳琳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

王法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

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

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曰

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銑曰玄道扇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

老殫盡也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愍帝年號義

也熙安帝年號載年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

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經鈞命决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濟曰屬續

委積也言文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善曰孫
章盛多也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

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

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
也玄珠喻至道也言 道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曰

為文者皆寄託於此 集游曰綽文藻道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
聞焉爾 翰曰道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

辭者 也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

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
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

也 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銑曰仲文殷仲文革
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

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
體謝混 字叔源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

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善曰
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内太守明
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

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

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曰商榷為此歌 濟曰衽襟也榷略
也言布襟論心商榷前人文藻之妙 工拙之數

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善曰文賦曰
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之相宣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

文選三十卷

二十三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曰

宮為君材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若前有浮

聲則後酒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妙達

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五臣本作制諷高歷

賞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

歷代共賞好也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

望長安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善曰

孫子荆陟陽候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良

同善並直舉骨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

高前式翰曰法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骨臆之

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

曰靈均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此祕謂音韻

屈原字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張蔡

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頽謝去之彌遠善曰論語曰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
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之妙而去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之遠也

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
俟來哲 良曰知音者蓋約

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
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
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

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翰曰恩愛倖
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
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
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
無通字 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銑曰蹈履

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 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

師傳說去為殷相 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
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

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
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 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

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
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

人不常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
子路南遊於

楚列鼎而食 濟曰世胄也明敷 五臣本
作楊 幽仄

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

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敷仄陋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主皆

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逮于

五臣本作乎

二漢茲道未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

子叔度名動京師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

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

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

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

曰鄭子真名震平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

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

珥漢貂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

門侍郎執戟殿下

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

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

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

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掌醉小遺殿上詔

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

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

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

縣五臣本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

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濟曰豪勢謂權勢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

之家言並逐才而用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

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

品雜用故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善曰國

纓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子曰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

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

察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之子孫也因此

業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

以才品人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

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

摠其義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

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

也州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而舉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善

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向曰言

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

成駕御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

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齊曰言州郡

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

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

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善曰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良曰訛偽也

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翰曰自此以外遂排之以為卑庶也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翰曰參差不齊貌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銑曰較明辨別也夫人君南面九重奧

及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奧深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

存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殊也階陛闈門也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任謂用闈官為之

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運用也

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習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近習天子所親幸也 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之臣糾雜言多也

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善曰

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 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人主謂

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 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諛佞之人隱在君側

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予無

肉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予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

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 為穴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 外無

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 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善曰左氏傳曰襄

作寤 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

相也政以賄成 齊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

謂相扶挾也賄成謂 鈇鉞瘡痍構於牀第 側之

財貨以成政者也

曲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

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篋也 良曰鈇

文選卷五

砧鉞斧也瘡痂喻讒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搆服

服於宮曲林篲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

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

死無與翰曰言有趨附與南金北毳來悉方

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屬虎魄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

兩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

出故云比毳也縑舟也縑縑也珀琥珀也兩車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

與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善

之法未嘗不關於權倖之徒情憚丁宗

盛衰良曰言諸王親屬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戚皆畏懼倖倖之臣搆造同異曲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五臣

子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

絕謂滅之也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倖

倖之臣搆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

被戮而至絕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

滅剿絕也由於此善曰寶祚猶寶命也銑曰忘厭也言

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

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

善曰

音亮

善曰

善

善曰太宗明帝

善曰

法言曰聖人

憚

憚

憚

憚

憚

憚

憚

憚

憚

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
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濟曰固脩漢書自作
叙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
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
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天生德聰明神武

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

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
曰神伐無不剋曰武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綱
以喻網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

維令綱日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爰
高祖因而起 銑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爰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善曰爰
於也高

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
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

德尚赤故舉朱
旗

粵蹈秦郊嬰來稽首

善曰粵
始蹈履

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
謂降於漢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
者抵罪紀綱紀也

應天順民五星同

善曰五星聚於
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

黜我巴漢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善曰尚書曰畔換反易也

士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

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三秦善曰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

爭恣志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

為雍王司馬所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善曰保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

懷民善曰保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

臣翰曰股肱臂也言蕭何

爪牙信布腹心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

良平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赴赴武夫

恭行天罰赫赫明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

明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

也赫赫也赫赫

盛貌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善曰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顯顯昂

昂如珪如璋 閹闈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閹闈

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

也趙謂趙飛鸞 炎炎燎火光 五臣作亦允不陽 善曰

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

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

政王氏不亦熾乎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

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

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

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越亦狗

是乎 向曰隸賤徒侶也

五臣 盜芮尹江湖 善曰漢書曰彭越常魚鉅野

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

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

尹正也 濟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制淮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 縮

自同閉旦鎮我北疆 善曰應劭曰閉音扞南楚 翰曰

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曄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

光啟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遭王莽篡也大盜則莽

也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九縣颺迴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孝經

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眾星良

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颺迴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民厭淫詐神思**

反德世 五臣作大 **祖誕命靈貺自甄** 善曰尚書曰我

太初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緝注曰甄表也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 **沈機先** 善

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沈機先** 善

作 **生物深略緯文** 善曰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

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 **尋邑百萬貔虎為**

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尋邑百萬貔虎為**

羣長轂雷野高旗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

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都主人曰戈鋌彗雲彗音蘇沒切 **向曰**

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
英威既振新都自

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
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

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濟曰度劉庸

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
代紛紜梁趙良曰度劉後也庸蜀謂公孫述也

陽自稱天子十者王郎稱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天王於邯鄲紛紜謂亂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

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

以拒之翰曰三河三川也謂洛陽也四關謂
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

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旌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
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
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

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

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
謂天下靈慶既啓人謀咸贊善曰靈慶謂天符

太平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賈曰
天啓之心人基之謀濟曰靈神慶福啓開咸

皆贊助也言人神
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烏赫

有命系我隆善本漢善曰廟謀廟筭也揚雄連
作皇珠曰兼聰獨斷聖王之法

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
復漢之祚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貌於

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略
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